

歸震川評點百二十子

評點百二十子卷一

崑山 歸有光 熙甫 蒐輯

長洲 文震孟 文起 參訂

鬻子

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焉。著書二十三篇。名曰鬻子。遭秦火，故多殘缺。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于良吏也。賢者舉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

王鳳洲曰：此言帝王之政可以行之永久。

政曰此明帝王之政事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言君子修于內，理于外，端其形正其影，其真德

之要守冲妙之機，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

法則苟于政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

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用之，不以道求正，由用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君子終日言而

政事而咸由于道，故同於道者道而不能必見受，庸君惑于眾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而不能必見受，庸君惑于眾，能必忠而

余紫芝曰：有道之君，上下親愛，忠說進用。

不能必入盡忠盡道，聖君必納，庸主所難。庸主君臣疏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遺，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掩目而視，豈不感歎。能必信。

智術無隱
以石投水
何齟齬哉

吳範卷曰
言是非于
人所同善
惡在身所
共

陸貞山曰
在昔貴道
德之帝王
以遠喻近
為之勸也
王鳳洲曰

而不能必見信

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必存以信即言不美而合于道庸主惑于眾邪豈信用之乎

君子非人者必

出之於詞而施之於行

君子為善將以攻惡善不自是惡不非人施之于行不顯之于言也

故非非者行是

惡惡者行善

故非人之非者自行其是惡人之惡者自行其善君子將非于人終不以非非人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于人所以彰惡

所以行善道也

而道諭矣

謀事必忠出口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楊升菴曰此言帝王之政可以行之永久而連用能必不能必文勢古

質生動真商彝周鼎之文其大道篇云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

大忘

在于

手對曰有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

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大忘

終所答之事

此段終政教之端言道不

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說有道之主動而同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

當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

鬻子

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

言帝王有聖明者皆委賢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

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

人皆効力以成其功力生於神

王者有國冥會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于自然而功最于吏

王者度政施令而不自為必屬賢能以使使之故天

王鳳洲曰

力生于神
即成湯降
神受夏大
命武王夢
神遂大戡
殷也
趙栗大曰
首首猶言
兆始

楊升菴曰
此論用舍

下和平人知所保此 福歸於君 俊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敦其道俗順其 昔

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 日月運明始終不息

故昭昭然聖人與天地合德日 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

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 世不能加也帝王之功莫此為盛故百代

不易為教 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 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

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楊升菴曰。為政以德。必遺于道。為化國之福。周者合也。言五帝三王貴

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見知帝王之所以明。知君子之所以功。是乃為君

之福。下守道一段云。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王道

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此段正應上篇以其

吏也。亦見道不可暫離也。

○撰更五帝三王傳政 又○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博廣以取也。

驚子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 賢與不肖見于行。此二者同出于性而異名。皆杖于最靈各有

闕民心簡
健有法

金商麓曰
聖主不違
人以獨用

陳白沙曰
政之興亡
在于卿相

定分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

是以休廢也杖能側焉忠信歸焉有過人之智必矜其能恃能矜智必違道輕躁所至危僻故曰杖能側焉

懷盡忠之節必修于道修身貴真履行務實由民者積愚也愚民冥雖愚于正路禮義仁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歸焉

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以言明主推心于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得于眾以舉用上所

士民若之明上舉之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斥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忘

必使民唱然後和人主摠羣謀以觀眾知明以探風聲察於下言以求得失取賢人以宣政化推己取賢唯聖者能之民者

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後隨程法式也人與之主舉故曰民者至卑也而之人若之主去之比隨

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

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

愛樂之多故萬人之吏撰卿相矣人愛之多則不堪為政事主之所拔不可失賢卿相者諸侯之少殊別也

承也卿相人主之杖故封侯之士秩出焉賢者得之列土封疆得故為諸侯之丞故封侯之士秩出焉自家臣故曰秩出焉卿相君

侯之本也得賢者和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楊升菴曰此篇首見天下之廣黎庶之眾賢與不肖皆自具焉中見人

之德者大小。故愛有多寡之殊。未見卿相而賢，則封秩因之。按賈誼新書引鬻子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敬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此論隱然責重卿相，以享國長久之道。然使王者鑒之，可以理國；吏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云。

○○○數始五帝治天下

言帝者非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

鬻子

昔者帝顓頊

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年十五而佐黃帝

軒轅氏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

佐黃帝

二十而治天下

并為天子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

因修黃帝之道而行

其政令不改革也

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效其通達而常見之

昔者帝嚳

黃帝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曰新，故

曰高辛在位七十年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

佐顓頊以理天下三十而升為帝

其治天

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指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

陸貞山曰：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

陸天池曰此言禹功錫玄圭德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為治法吳抱菴曰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處

陸天池曰此所以示接士之急

王鳳洲曰湯無道之紂以理天下得賢人贊助而致太平至紂竟以昏感失國

之。政教所為效顯項而禹之治天下也。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如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舜受禪以臨天下

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以上

夫名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侯賢佐以輔之故得

安也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欲百姓救正人門懸主之故故懸置五聲招之以聽政也

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造五聲之士有進言者必為銘于箕箒

鐸告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此以上並刻銘于其上

文是以禹嘗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急于政事無暇安于一食

海之士留于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事必得道必合上也

問也可以羅爵。聽政不疲朝廷問靜而無事也湯之治天下也。湯姓子名履字太乙除虐去殘以順取天下

慶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蟬西門疵北門側。並姓

天下而下治。士大夫皆賢人以為二十七世。相承二積歲五百七十六歲

至紂。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至紂。夏曰歲此除即位之年也

楊升菴曰。篇中凡三段。昔者帝顓頊一段。禹之治天下兩段。而實一段。

湯之治天下一段。言顓頊帝嘗少年佐君。少年治天下。以政教行也。至

禹一饋而七十起。非三吐之庖言乎。且七大夫杜季施皆非夏氏因生

之姓。至湯七大夫。如東門虛。南門蟬。西門疵。北門側。幾乎戲矣。然博懷

道德善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斤收之要。

理致誦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奧言。為諸子之首唱云。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

鬻子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有國則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與之王用之不賢者豈能用之哉。有國無國。

智者治之。夫國豈自甯自亂。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智者非一日之志。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治者非

一日之謀。謀者心思也。樹德以為尚寬崇道修政。教以至誠平之咨謀。非一日之所能致也。治志治謀在于帝王

然後民知所保。君上有道化行于下。遠近慕義。四境無虞。故人知所安也。而知所避。無違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

發教施令。為天下福者謂之道。先之以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故得禍亂之

道。此之謂歟。上下相親謂之和。至德以教之。要道以治之。是謂和矣。民不求而得所欲

宗方城曰
此賢德之
必見用

楊升菴曰
見治在保
民

茅鹿門曰
不求而得

所欲即日
出而作日
入而息帝
力何有也
王鳳洲曰
結上四者

林見素曰
西伯以敬
讓與邦南
陽以成道
得政是也

王鳳洲曰
天地設而
萬物生陰
陽化而四

謂之信。安其居共其食樂其業上有行除去天下之害謂之仁。如征葛放

亂百姓安其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此四者帝王有天下凡萬物皆有

器。所用利之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雖欲有為不成惟名與器不可假人

用得其器也故和之不行諸侯之欲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

其器于利遠矣豈有成哉諸侯之欲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言天

大神器之重非其王者難以處之王氣而來可以宰割必行仁與信

和與道然後可招懷萬姓奄有四海苟非其人也豈妄成之也哉

王鳳洲曰鬻子為諸子之首文王為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

教之體雖篇軸殘缺紀綱猶備按新書引鬻子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

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

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此語意絕勝

韜略素書故附于道符之篇雖非全段文聊記以識不朽

治理

鬻子

天地闢而萬物生。乾其靜也專一其動也直坤其靜也翕萬物生而人

為政焉。政也者所以正於天地也言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無不能生而

時定分別
統理為政
之方極于
始終可成
法則

楊升菴曰
織組仁義
經緯邦家
垂勸誡之
風陳弘濟
之術可見
矣
陸貞山曰
自有天至
以數紀如
繫繫貫珠
木一收尤
警策

無殺也。言天地能生唯天也。夫唯天殺之人豈生

之哉。是不化而為善。萬物之中人為貴。獸化而為惡。稟氣以生。不有知

惡人而不善者謂之獸。者與彼飛虛躡實亦何以異矣。有天然後有地

先天地有地然後有別。三才克定有別然後有義。夫婦之義有義然後

有教。官立政教行父子存家。有教然後有道。教跡既彰。有道然後有理。

而理自存。有理然後有數。名理既彰以統之矣。夫數以一終十乃至

冥有旦。有書有夜。然後以為數。一。周天一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

月一盈一虧。月合月離以數紀。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一月有虧有盈。日月

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九終。此則日月星辰。四者皆陳以為數治。春夏秋冬

運行至十二月。皆周布于故處。紀猶會者也。政者正也。所以正理天

冬統于一歲之日月也。此政者衛也。始終之謂衛。下以為之。天周衛始化

之終安之。無得之也。

楊升菴曰。新書引鬻子云。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

聖王在上位。民無夭閔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癘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讀是書者。尋其立跡之端。揣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哉。看上篇論數。不減腐史天官書矣。

子牙子

姓姜名尚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平水土封于呂西伯出獵卜曰非龍非虜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姜尚于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與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載于俱歸立為師謂之師尚父

文師

文王曰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利生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允哉敢不受天之詔命乎

陸貞山曰時商紂無道天下土崩而文王已三分有二矣然天王聖明之志正合夫子至德之稱及武王孟津之會正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處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篚厥玄黃以迎正見天

劉伯温曰謂立斂法人心之法
方希古曰利字所該
甚廣凡人情所欲皆謂之利如下文所云是也
王麟洲曰結出一道字便盡立斂之旨

下之歸處乃知商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文王未敢遽受天命而俟之
後人耳子牙見之深哉

盈虛大禮

子牙子

張東沙曰
熙熙廣大也

林見素曰
首至上世
所謂賢君
作冒以下
問治道何
如
解大紳曰
聖白土也
薨屋棟也
董中峰曰
愿舉聖王
之治

文王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
肖不等乎其天道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
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文王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
者帝堯之王天下也上世所謂賢君也文王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
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怪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
淫佚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_音堊_音薨_音桷椽楹不斷茅茨徧庭不翦鹿裘禦
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織之時削心約
志從事於無為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
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慝表其門閭平心正節以法度禁邪
偽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賑贍禍亡之

林見素曰
以下問主
聽

林見素曰
以下問主
明

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飢寒之色百姓戴其

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文王曰大哉賢德之君也又曰主聽如何太公

曰勿妄而許勿逆而拒許之則失守拒之則閉塞妄許妄以為可而許之逆拒逆其不可而拒之

妄許則失吾執守逆拒則塞吾聰明高山仰止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

靜其極文王曰主明如何太公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

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智也輻

輳並進則明不蔽矣人主之視聽無有窮盡事變之來不可測度而神明之內唯以正靜立其極則自無非僻之干矣

鄒東廓曰此篇自首至上世所謂賢君也止是論國之治亂係君之賢

否自其治何如至大哉賢德之君也止是答國之所以治自主聽如何

至正靜其極止是答主聽貴聰自主明如何至末是答主視貴明觀尚

父告君其所以為治之道盡矣其文之古勁真商彝周鼎之姿真太羹

玄酒之味也子書中之未彫未琢者歟

明傳守上

子牙子

王槐野曰
文王傳位
必欲至道
之言而道
又先聖之
道其嚴乎

汪伯玉曰
義勝二句
就有心言
敬勝二句

殷常川曰
日中以下
喻借人國
柄失事機
之會
鄭少谷曰
涓涓至斧
柯喻借人
國柄貽患
之大也

文王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子周之社稷將以屬汝
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王所何問文王曰先聖之道
其所起其所止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
道之所止也見善而怠是升其善時至而疑是失其時知非而處是遂其非如此則於先聖之治道自止而不進矣柔而靜
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柔而靜則有所守恭而敬則有所主強而弱則不過強忍而剛則不過忍如此則於先聖之道自起而不止矣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吉怠勝
敬則滅文王問太公曰守土奈何太公曰無疏其親無怠其衆撫其左右
御其四旁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無掘壑而附丘無舍本而治
末二句謂人已有勢而又借國柄是壑已深而又掘丘已高而後又附之也國本在權柄若借人是舍本而徒治其末矣日中必彗彗暴
也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
伐賊人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奈何雨葉不去將用斧
柯是故人君必從事於富不留無以為仁不施無以合親疏其親則害失
其衆則敗無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則為人所害而不終其世文王曰何謂

宗方城曰
順者二白
又嚴子奪
之奪以為
仁義之輔

沈君典曰
此時正天
怒商紂之
時天命天
王肅將天
威之際雖
有商之
志而大勳
未集何

仁義太公曰敬其眾合其親敬其眾則和合其親則喜是謂仁義之紀無使人奪汝威因其明順其常合親是仁之紀敬眾是義之紀明者心之明常者道之常順者任之以德逆者絕之以力敬之勿疑天下和服

劉劍華曰周書秦誓吉人為善惟日不足武成云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即明傳之旨也秦誓又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即守土之旨也文王作法于前武王繼述于後尚父輔弼于中篇中盡之

○發啓

子牙子

文王在艷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

曰王修其德以下賢惠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天殃如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夏霜冬雷春凋秋榮之類

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人災如饑饉疾疫盜賊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

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顯明又見其陰幽暗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

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

蔡白石曰
即尚書同
力度德同
德度義

沈君典曰
又悉數討
惡此惠民
之急意

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強強可勝也。全勝不鬪。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衝衝車從旁擊者機弩牙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下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以閉之也。言我以利天下為心則天下皆有以開助之而無有以閉禦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於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眾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證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眾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疾。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